

向阳而问 仰山以答

一份来自艺术家的独白

■许江

念山 所念皆山

浙江，山水的故乡。

那连环叠起的山峦，伴着曲曲折折的江流，呈现出独特的山重水复的洒然风貌。七山一水三分田，山水围成田陌的怀抱，跬作浙人的衣袍。

浙江的山普遍不高，尺度均在数百米，与北山相比，难称雄奇。但浙江的山，由西向东，沿几座大山体的耸动，跬成群涌的走势，自有万山奔海的情态。富春江畔鳞次栉比的鸡笼状山体，沿曹娥江渐入新昌的叠起林峦，天台山北南纵横汇成大观的神秀华顶，让李白魂牵梦绕的天姥群壑，龙泉峡谷环抱的黄茅尖顶上的瓯江源流……千山奔涌，万壑叠起，在亚洲大陆与东海的海山相接处，托起一层层高矗的大山。山海同辉，最是浙山的壮美！

2020年，退岗、疫情，让我回返山水。绘画山水，成为我处穷渡劫的方舟。我登访雁荡、天台、富春、神仙居及东西天目诸山水。登一山，开一境；寻一地，掇一系。每入一地，遽现一系列的观看，开启一份与山与水相望相答的心境，掇就一批群化的表现。群化即视角的掇撮，积成一山一水的面面之观，以利山水挥洒的集聚与丰满。

在这种多屏并置、离断拈合的方式中，我遭遇山水风景诸般问题的追问。登高涉远，我在登临之境中饱游沃看，游目骋怀。攀援的艰辛，风雨的临对，云气的苍凉，林木的集散，俱在此时聚拢。断崖、深壑、虬木、石径凝在一起，供我辈临远眺望，眺望追远。我在怀远之境中，展开地形学的历史追怀。与古人在风景中相会，依稀如故地重游。往昔在烟灭中隐隐相闻，江山复识的咏叹涌上心头。

自然本无情，宇宙了无时间伤害的痕迹。山林之风带来古往今来诗人们共通的感受时间的模式。于是，悲慨之境悄然而至，在远山的迷宫中，风烟带来萧然，流光便是空寂，云山乍然相蔽相接，即目之所及，处处荡起回光，泛起悲歌。在这个訇然而起的转向中，我的笔触陡然回应。张彦远在千年前强调的骨法用笔，就在当下脱然显现。笔和刀御风而行，展开松紧、阴阳、虚实的研磨，风吟海立，过江飞雨，黑云翻墨，白雨跳珠，某种山水诗化的铿锵悲怀，孜孜不倦地在山水中涌现，在迷宫中豁然洞见，却又即刻退隐于某个远处。山水的兴答和绘色，让我们以身体的沉浸，以观看的诗化，浸润在充满中国意蕴的、在信仰与现实之间跋涉的“山水化”的无尽沉醉之中。

念山，所念皆山。念山之间，品味生生不息的山水经验，追访山水诗性的无尽藏。

燎原 燎原的现场与吟啸

十年前的那段岁月，我画了很多葵的荒原。

这荒原中有一种天苍苍、野茫茫的辽阔。天与荒原的远方有一条线，我将之称为“葵平线”。这线苍苍茫茫，却总被一些抬起的葵头遽然挑破。风划动叶芒，如若飞矢舞动。我常用小笔头和刮刀，剔划挑挫，自以为有书法般的生趣。后来，我在呼和浩特市北边的大青山，偶遇茫茫的秋葵。大青山巨大的坡面，葵园东一片，西一片，却都有百千亩之巨。因缺水，沙坡上埋着一条条墨色塑布，是为了让水在上面流淌，却让褐红色的土地仿佛有了铿然作响的骨味，或是一种刀味，从红土地上生发出来。十月的北山，已有凛冽的西风，秋葵的残叶在空中不住地舞动，如旌旗上的游缨，如燎原的火苗，

荡起一派生生的野性。

在北疆干旱的草原深处，我曾经看到无际的戈壁。布满石块瓦砾的干土地上，正长着没膝的小葵。有些葵秆挺直身板，有半人多高。葵盘仿佛在呼喊。风吹过，那葵像绒毛似的蠕动。我似乎听到了葵园深处的呼唤。农人告诉我，这些无尽的葵是不收割的，它们用根系咀嚼那戈壁中的硬石，顽强地吸收可能的养料。来年春天，一把火烧了，又被耕回到土地中，再一轮地播种。就这样年复一年，靠它的坚守，靠它的身躯，戈壁渐渐得以改善。这弱小生物的使命，独自倾心向太阳，用天地之间的应和与静穆，承受和改造着这片土地。

多年前，我曾经让朋友帮忙，留一片葵园入冬。在白茫茫的冰天雪地中，这葵园几乎迷失。当我们好不容易找见时，这葵就如一片单薄却异常坚韧的墨线，在彩色的纸上愀然肃立。葵秆直挺着，宁折勿弯，宁断不伏。他们仿佛是一群远旅者，已然枯槁，已然憔悴，却决不放下担当。我仿佛在放牧这片葵园。它们用白皑皑的寒气滋养着焦黑的躯干，默默地告别这片雪原，穿越这个冬天。

2015年的夏天，强台风袭扰东海岸，那里有一片我常往的葵园。台风后的葵园一片狼藉，众多倒伏。我说这正是我的菜。我带着铁架，如耕者一般在黎明的曦光中写生，在烈日下铺展色彩，感受葵园炽热。这些弱小的垂直生命是如何以群体的力量在那个台风肆虐的夜晚，与风狂雨骤抗争，最后用剧场般的塑体留下这片生命的废墟。它同样具有着一种燎原的力量，把深绿色的温婉改写成抗争的不屈，改写成倾覆者的碑园。

我正是在这样的一片片的葵原中感受生命的四季，倾听世界的深度呼喊。我深深呼吸，在燎原的、群体的时代命运中。

共生 火的荒原在生长

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总有一个往复出现的动机：重温往事。这是普鲁斯特的话语，其中包括一杯茶，一枝花，一次偶遇，散步时的疏影，夕阳下的晚钟。正是那难忘的一隅，那灵光闪现的一瞬，藏着真正的关于生命的意义。经过不断的重温和筛选，时间在此乍现，生命在此沉淀。

葵正是这种重温动机的生命载体。我在葵的身上看到所有的物体，或者说，在我的眼中，总将葵化为所有的物体。没有什么比荒原上的葵园更令我感怀无尽。太阳移宿，葵藿倾心，某种植物的世界观，从那里发散出去，与根源、与天地、与万物的开合，相会相聚。那可以是我的日常，也可以是无尽无醒的梦回。“彼黍离离”，那葵稷的苗、穗与果实，替换着我们心中的“如摇”“如醉”“如噎”，它们相关的联系，彼此点亮，让世界的真谛刹那之间得以披露。那草木的生长诱发悲叹的情怀，诱发无尽的家园之思，诱发蔽藏的世界成为可见。

葵的最凡常的意象就是燃烧。它连接炙热的日头，让看不见的热转换成垂直的生长。我们这代人有过少有的集体辍学的少年时代，原该学习的年代却在社会上野生野长。在这种远离课本与讲堂的时期，却开始了自由的阅读。在农村最为贫瘠的土地，遭遇了巴尔扎克、司汤达、伏尼契和肖洛霍夫。一种无名的自发的阅读成为精神救赎的根源。现实主义的经典和天方夜谭的神话杂糅着，让青春固有的激情燃烧。表象的疏散与内在的燃烧，催生出葵的植物性的力量和意象。某种寓言式的情结，

如独自倾心的救赎，在荒原中蔓生。

2009年的秋冬季，我们制作了上千个葵头与莲蓬头。在丰实的泥团上，裁上小条状的泥条，如若硕盆吐蕊。再用泥面一片片地将葵盘包裹起来，又若火舌招展。把这葵头制成铜，制成铝，经过打磨，熠熠发光。这一枝枝葵头让我想到烛火，又想到我在荒原里读过的书。把葵头插在长长的秆上，仿佛火与书在荒原上飘扬。这葵又与莲比肩并立，这生长在沙土与水泽中的垂直的生物能否共生？这火与书会否因燃烧而共生？某种荒原意象訇然生长。“知我者，谓我心忧；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。”后来，我们将葵头、莲头锻成红色，苍茫茫的一片，连成火的荒原。

我们带着这片火的荒原到处生长。我们到过天安门广场一侧的国博宽广的大厅；到过德累斯顿的废墟重建的博物馆；到过湍急的莱茵河和莫梭尔河相交的德意志角；到过黄浦江畔的中华艺术宫和民生美术馆的穹隆。这火原直直地燃烧，并缓缓地升起。它的红色直立着，点亮周遭的山河与历史。正如巴卡拉所曾描述的：火的垂直性，在这红的荒原上让天与地交合，烘托起一种垂直生发的氛围，以苍茫而坚强的活力把激情的冥想引向顶点。人们在那天地的内腹中感受黑暗与光明的涡流，感受生命过往的激情与悲情的交响。

此刻，在这火的荒原的顶端，共生的渴望燃起，某种伟大的遐想正在生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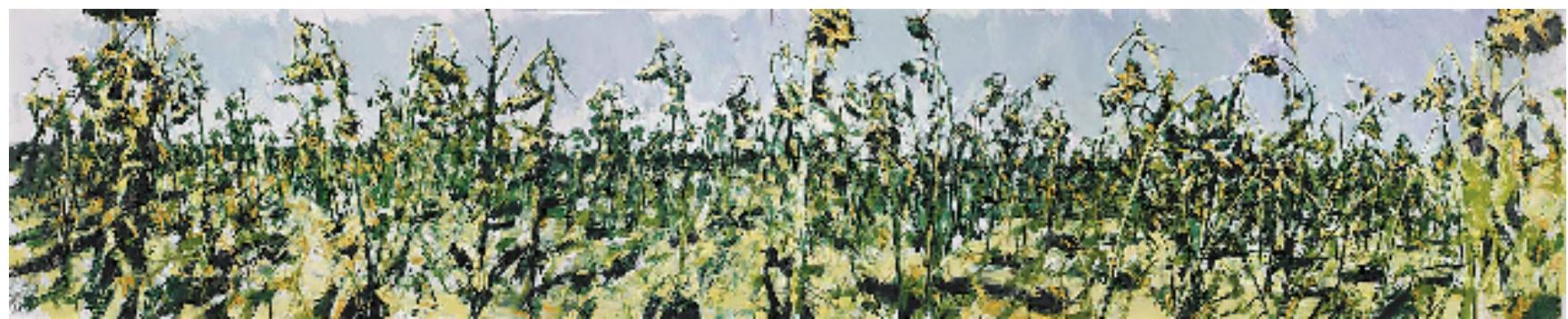
（题目为编者重拟）



许江
风松图之二 230x160cm 布面油画 2025年



许江
共生会否可能 60x300cm 铝雕塑 2019年



许江
陌行 60x300cm 布面油画 2019年